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酉陽雜俎卷二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陳昌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酉陽雜俎　　　小説家類三　瑣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子官至太常卿事迹具唐書本傳其書首有自序云凡三十篇為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尚闕其一考語資篇後有云

客徵鼠蝨事余戲摭作破蝨錄今無所謂破蝨錄者蓋脫其一篇獨存其篇首引語綴前篇之末耳至其續集六篇十卷合前集為三十卷諸史志及諸家書目並同而胡應麟筆叢云酉陽雜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太平廣記中抄出續記不及十卷而前集漏軼者甚多悉抄入續記中為十卷俟好事者刻之又似乎其書已佚應麟復為

抄合者然不知應麟何以得其篇目豈以意為之耶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為小説之翹楚莫或廢也其曰酉陽雜俎者蓋取梁元帝賦訪酉陽之逸典語其子目有曰諾臯記者吳曾能改齋漫録以為諾臯太陰神名語本抱朴子未知確否至其貝編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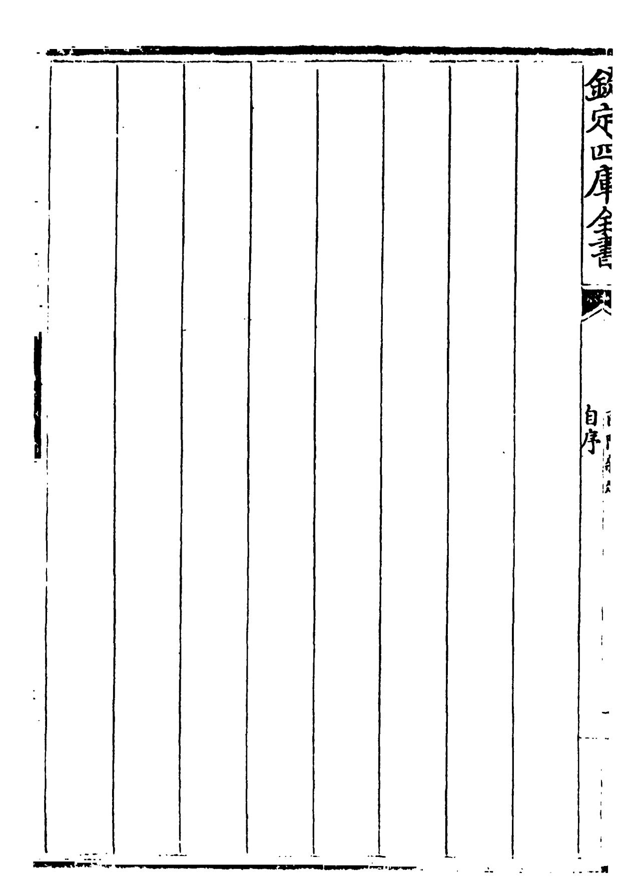
天咫壺史諸名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葢莫得而深考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酉陽雜俎自序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怪也詩人南箕之奥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怪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太羹史為折俎子為醯醢也炙鴞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成式學落詞蔓未嘗覃思無崔駰真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偶録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為二十卷不以此閒録味也



酉陽雜俎卷十二

唐 段成式 撰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

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一膚

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宫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

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為製名決波騟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一曰文皇御製十駿名

隋內庫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轡上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

貞觀中忽有白鵲搆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

角還畫處成草書勑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黒毫左旋如黒

子引之尺餘

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極數則天過惡則天覽及蛾眉

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

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二

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於

鳶足聯其目放而鈎焉二雕果擊於鳶盤狡兎起前

上舉撾擊斃之帝稱邪庚從臣皆呼萬歲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蠆毒

寒食日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

立春日賜侍臣綵花樹

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筩

上嘗夢曰一作白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

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閱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蟲齧處狀如盤龍靶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庫舊物也上為蕃王時寢齋壁上蝎跡成天字上懼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為蝎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蟲娘上呼為師娘為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

在東宫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娘為鴉女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封壽安焉

天寳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碁令賀懐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悦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懐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懐智歸覺滿身香氣非

帶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宫闕追思貴妃不已懐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安禄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桑落酒　闊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猪鮓　鯽魚并鱠手刀子　清酒　大錦　蘇造眞符寳轝　餘甘煎　遼澤野雞　五术湯金石凌湯一劑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　蒸梨　金平脫犀頭匙箸　金

銀平脫隅餛飩盤　金花獅子瓶　平脫著足疊子　熟線綾接𩊠　金大腦盤　銀平脫破觚　八角花鳥屏風　銀鏊鏤鐵鎖　帖白一曰花　檀香牀　綠白平細背席　繡鵝毛氊兼令瑶令光就宅張設　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　雞袍　龍鬚夾帖　八斗金渡銀酒瓮銀瓶平脫掏魁織錦筐　銀笊籬　銀平脫食臺盤　油畫食藏　又貴妃賜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　金平脫鐵面椀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黄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竒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髙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乃詔上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歷數之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焉一曰玄黃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榖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榖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

歸服五曰闕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鈎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無孔諸寶寘之日中皆白氣連天

禮異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起御史大夫見

皇帝稱謹謝

漢木主纒以桔木皮置牖中張緜絮以障外不出時𦒿堂之上以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邉戎用珩戰鬬用瑑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龍節也大喪用琮

北齊迎南使太學博士監舍迎使傳詔二人騎馬荷信在前羊車二人捉刀在傳詔後監舍一人典客令一人並進賢冠生朱衣騎馬皁織十餘絳衫一人引從使車前又絳衫騎馬平巾幘六人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者百餘人儀仗百餘人翦綵如衣帶白羽間為矟髾髮絳袍帽凡五色袍隨髾色以木為矟刃戟畫綘為蝦蟇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

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大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鍾門右有朝堂門闢左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鍾磬至馬道北懸鍾内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立其鍾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有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閤來擊鍾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内坐幄是緑油

天皂裙甚高用繩繫著四柱憑黒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真珠為飾雙雙佩帶劒黒舄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劒箱别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為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梁主不為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内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

臺使入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庭設鐘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絶也

梁主常遣傳詔童賜羣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鬼丸三種

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内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

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聟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聟訛

丈云即壻字

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復之甲因氣絶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塡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牕箭三隻置戸上婦上車聟騎而環車三匝

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

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躙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猪檝及竈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婚禮納采有合巹嘉禾 阿膠 九子蒲 朱葦 雙石 綿絮 長命縷 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韈及鞾正月進箕帚長生

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為幟刻龍像銜之或為蝦蟇

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

宛轉繩皆結為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

有辭

秦漢以来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

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閤下父母言膝下

通類相言於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髙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

殺人罪獄未具姚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姚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曰情）求如何王姚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蓋封以六

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

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

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叩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踠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于林中如疋布其

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工部員外郎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嘗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一作

言

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卷一

酉陽雜俎卷二

唐　段成式　撰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　三界外曰四人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　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也　三清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為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

為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為天地之齊　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㝠謫陰者之所　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宮是為六天鬼神之宮　六天一曰紂絶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怗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

連苑一曰宮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三陰所治也　又耐犯宮主生紂絶天主死　禍福續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絶標帝晨諒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煙勃景耀華武陽帶神鋒怙照吞清河開闔臨丹井雲門鬱嵯峨七非通奇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夏啓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邵公為南明公季札為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為九宫之中仙又有為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

三官流逮後嗣易世練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陰德根
葉相及也命終當道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
而還男左女右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
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
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
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溪
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

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六千惡為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薜荔也

罪簿有黒緑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攄蒙山石副太山攄夜山石　寒河源及西津水賔　東海風刀　雷一曰雷風　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一曰域一曰地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為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為元宮仙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所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國多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也此藏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闡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白誌見腹名在瑤簡者目有緑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菌名在緑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玄丘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

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黒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

鍾山白膠　閬風石腦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極井泉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圓邱紫柰

白水靈蛤　八天赤薤　高邱餘糧　滄浪青錢

三十六芝　龍胎醴　九鼎魚　火棗交梨

鳳林鳴醅　中央紫蜜　崩岳電柳　玄郭綺葱

夜牛伏骨　神吾黃藻　炎山夜日　玄霜絳雪

環剛樹子　赤樹白子　徊水玉精　白琅霜

紫醬一曰漿　月醴　虹丹　鴻丹

藥草異號

丹山魂 雄黄 青要女 空青 靈華汎腴 薰陸香 北帝玄珠 消石 東華童子 青木香 五精金 陽起石 流丹白膏 胡粉 亭炅獨生 雞舌香 倒行神骨 戎鹽 白虎脫齒 金牙石 靈黄 石硫黄 陸虎遺生 龍骨 章陽羽玄 白附子 緑伏石 母慈石 絳晨伏胎 茯苓一曰靈 伏龍李 蘇牙樹 蔬蓰白華一名守宅

一名家芝凡二十四名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
雌一玉檢　四規明鏡　五柱中經
飛黄子經　鹿盧蹻經　飛龜帙
園芝圖　木芝圖　玉胎經　官氏經
牽牛經　玉案記　玉珍記　朧成記
丹臺經一曰記　金剛八壘録一曰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大隗新芝圖　中黄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滕中有首攝提經
鳳綱經　六陰玉女經　白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日月厨食經
三綱六紀經　白子變化經　含景圖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甲經
卧引圖
老君母曰𤣥妙玉女天降𤣥黄氣如彈丸入口而孕凝
神瓊胎宫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歳在甲子誕於扶

刀蓋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玄之阿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帝刼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氣繞身五行獸衛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天上皇洞真第一君大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真人天老玄中法師上清太極真人上景君等號形長

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又耳無輪郭眉如北斗色緑中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緑筋貫之有紫光鼻雙柱口方齒數六八頤若方丘頰如橫壠龍顔金容額三理腹三誌項三約把十蹈五身緑毛白血項有紫氣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毁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録氣所

謂太陰練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血沈脉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内閉或

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仇季子咽金液而臭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柏成

納氣而胃腸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寶劒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

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有傳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

達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為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来已經四十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

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守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叩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

人擊石乃於巖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淩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荆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

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宫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絶世自彈棊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謂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乗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

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寘諸壇上一夕悉化為玉女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勅劒登其首斬之

孫思邈甞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

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

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𤣥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黄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録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録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

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咮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一曰勤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却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

浴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色開襆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逺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

不復饑渇漿味如杏酪裴知隠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禄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褁一襆物大如羮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盡且以酒色為戒也裴還洛中路閲其附信將發之襆四角各有赤蚳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

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又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聟賈奕與已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

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胥奕因與辨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胥奕鼓刀趨胥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幞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

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黄色過此見火如山横亘天候燄絶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為伍迭謡鼓樂仙姿絶世凡歷三重門丹雘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為弟子不許諸樂

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横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頂有過録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録録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視其録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録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録以考校

善惡增損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叙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

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蔕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聴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懐五六枚迷不得出

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壺史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伏苓貴人王公所遺鹿裘藤器上積塵蘿弃而不用晚年肌肉殆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暫屈高標至京親貴

候謁寒温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及還山勅學士賦詩送之

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礍中乃易礍觀之礍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

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為我謝陛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算作潁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荆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卧室北牆有人斸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斸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

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前（一側）日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帢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曽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為予辦一味也數日備

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濶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疎揮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師君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嘗聽先人言之房

琯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為托其夕病鱠而終

王皎一曰吹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

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為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鑁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卧常虚枕晚年往往言將来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

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羣隨之曽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之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

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曽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

走使者本村墅人僱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且意其怠於祗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麄沙數掊挼挼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

聚於盤上啖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方懇謝傕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為僕傕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于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戚戚不安傕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也

寶歷中荆州有盧山人常販撓朴石灰往来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将從之游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

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也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簣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詉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

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為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棋就鼙正當三十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庄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甒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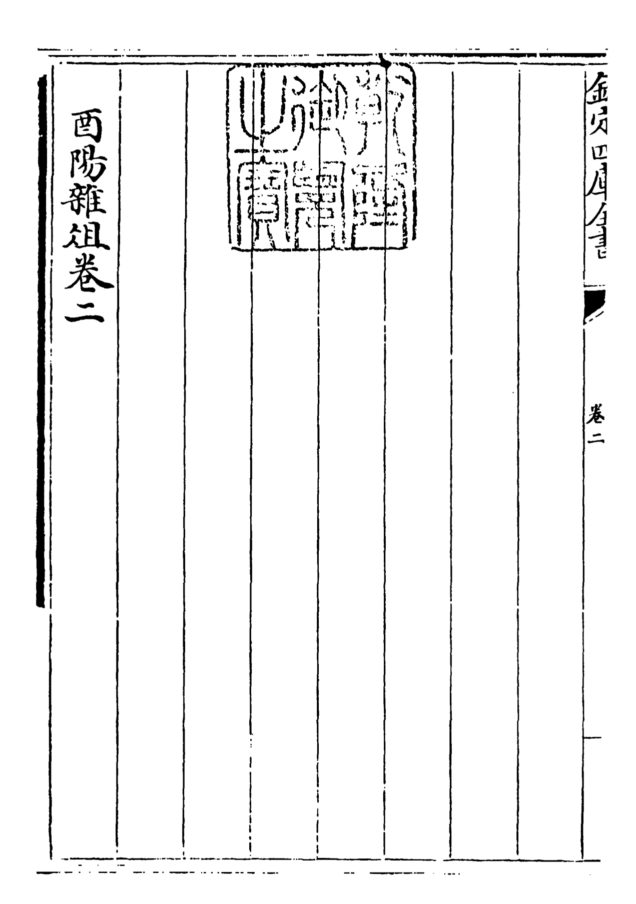
何求乎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嘗與數人閒行途遇六七人盛服具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

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刼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葢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

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颫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即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顔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沈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訖者於四明見之矣



酉陽雜俎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酉陽雜俎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陳昌敬

欽定四庫全書

酉陽雜俎卷三

唐 段成式 撰

貝編

釋門三界二十八天四州至華嚴藏世界八寒八熱地獄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入釋者率能言之今不復具錄其事尤異者

髮持天十住處十六分中輪王樂不及其二

四種樂一無怨二隨念及天女不念餘天等身香百由

旬迦留波陁天此由象跡有十地也

目不瞋衆蜂出妙音　六天香風皆入此天　四天王

十地彩地　質多羅地八林　箜篌天十地金流河

無影山　有影遊一曰隨　烏隨一曰隨衆　其行處池同其

色衆烏説偈臼身天　身色如拘勿頭花　無足柔

耎　隨足上下　樂遊戲天　乗鵞殿　寶樹枝葉

如殿　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　憶念樹物隨

意而出　十花池　千柱殿　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千輻輪殿天妃舍支一曰女所坐也　衣無經緯　將死者塵著身　馬殿千鵞鴐　金剛綖帶　行林隨天所至　衆烏金聴　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鼻有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為霧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林四維有意樹帝釋將與修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勝敗之相甲冑林甲冑從樹而生不可破壞　蓮出摩偷美飲也修一千二百善業者生

此天上妙之觸如觸迦旃鄰提鳥此鳥輪王出世方見 開合林開目常見光明 夜摩天住虛空閻婆風所持也 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榻七箱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無衣二見物生希有心三弱顏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蓮池花不開（一無不字）二近林蜂（一曰絳）離樹三聽天女歌而出厭離四近樹花萎五殿不行空

又見身光衣觸如金剛及照毗琉璃鏡不見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緩二頭花散落三赤花在道變為黃
四風吹無縷衣如人依觸五飛行意倦六觸水而濁
七取樹花高不可及八見天子無媚九髮散麤澀又
脣動不止瓔珞花鬘皆重　十二種離垢布施生此
天羣鳥青影覆萬由旬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四
天王天有十二失壞常與修羅戰闘等　三十三天
八種失壞有劣天不為帝釋所識等　夜摩天六失
壞食劣生慚等　兜率陀天四失壞不樂鸞王説法

聲等　化樂天四失壞天業將盡其足無影等　他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蜂捨去等

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曰五十五脈十三身蟲有毛燈瞋血　禪都摩蟲流行血中　善色蟲處糞中令人安樂　起根蟲飽則喜　歡喜根蟲能見衆夢又有瘺瘯曹等　賒婆羅人穿脣　髦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吱多迦羅剎

所住眴目間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銅康白等

鬱單越雞多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無畏四天王

否如鴨音林　麒麟陁樹　迦吱多那等　二十五

鹿名有山多牛頭旃檀天人與阿修羅鬬傷者於此

塗香提羅迦樹花見日光即開　拘尼陁樹花見月

光即開　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　尸利沙樹足

蹈即長　又白龍活鵞旋鼻境界等花瞿陁尼女人

主乳有十億聚落一萬二城大國　多伽多支五大

河月力等弗婆提　三大林峪髻等　三[一作王]大城大者三億五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　南洲耳髮莊嚴　北洲眼莊嚴　西洲頂腹莊嚴　東洲肩髀莊嚴　生贍部者見白氎生鬱林越見赤氎見母如犢生瞿陁夷生黄屋見母如牛生弗婆提見青氎見母如馬阿修羅以鬼攝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攝在海地下八萬四千有由旬　酒樹　又有樹犀蜂流蜜其色如金　婆羅婆樹其實如瓮

四姝女如影等各有十二億那由他侍女壽五千歲地名月鬘　不見頂山十三處鹿迷蜂旋　赤目魚正走氷行住空主山窟　愛池魚口等黄鬘林

鉿毗羅城　戰時手足斷而更生半身及道即死鬼恠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種魔羅令鬘鬼此言鬼子魔遮叱迦鳥惟得食魚掊鶩鬼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一曰億種　龍住閻浮提者五十七億六

龍於瞿陁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夭單越人

惡冷風龍不發冷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雷光東洲惡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絶如連輪阿修羅中雨兵仗閻浮提中雨清淨水地獄一百三十六　三角生死善無記也　圂生死諸天也

青出死地獄　黃出死餓鬼　赤業一曰出　畜生活地獄十六別處下天五千年此獄一晝夜金剛觜鳥熱黃

藍花心彌泥魚　排筒
黑繩地獄　旃荼一曰荼劇　畏鷲處合地獄上中下苦
銅汁河中身　洋如蘇鷲腹火入　割刳處堅鞹一曰
斬炎口夜干一曰于　米誅蟲　鐵蟻　淚火處以佉陀
羅灰致眼中鎢池黿
號叫地獄　髮流火處　火末蟲處四百四痛火厚二
百肘　大號叫地獄　闊廣三居賒口生確蟲火鬢
一曰鬚處金舒迦色肉泥色也　赤樹魚腹苦

燋熱地獄　十二炎處　火生十方及饑渇火也　針風生龍口中彌泥魚　鑊量五十由旬沸沫高半由旬　吹下三十六億由旬鬘塊烏處地盆蟲置之鼓牛鼓出惡聲　千頭龍　阿鼻十六別劇衣裳健破浣而速垢將生阿鼻之相　死時見身如八歲兒面在下空中風吹三千年受苦勝如阿迦尼吒天樂獄中晃氣能壞欲界六天有出沒之二山遮之烏口處黒肚處一角二角處

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　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今佛寺中畫地獄變唯隅子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圖人間者曾無一據　舊說地獄中陰牛頭阿傍無情業所感現人漸死時足後最冷出地獄之相也器世將壞無生地獄者　阿修羅有一切觀見池戰之勝敗悉見池中鬘持天鏡林中天人自見善惡因緣正行天頗梨樹見人行法與非法毗留博天常於此觀之忉利

天及人中七生事見於殿壁中無法第八生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樹見閻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照百由旬行不善則彫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寶樹枝葉悉見天人影像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那婆羅天婆羅樹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善果報又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有業網諸地獄十六隅劚悉見其中夜摩天撫垢鏡池池中見白身額上所見過見業果又閻浮那施塔影中見欲界

罪福及三惡趣言天象異者若有將食肥膩沈水鳥下飛日將蝕諸方赤

二十八宿　昴（一曰角）為首一夜行三十（一有六字）時形如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屬火　畢形如笠又屬木祭用鹿肉祭頗羅墮　觜屬日（一無日字）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菓　參屬日天姓婆斯絺形如婦人黶祭用醍醐　井屬日姓同參形如足跡祭用粳米和蜜　鬼屬木姓炮波羅毗形如佛胷祭同井

柳屬蛇姓彂與參同形如虵　星屬火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麻　張屬福德天姓瞿曇彌形祭如井　翼屬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上　軫屬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𦬼稗　角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形如上祭用花　亢姓迦旃延祭用菉豆　氐姓多羅尼以花祭　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　心屬忉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　尾屬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

尾祭用菓根　箕屬清淨天姓持乂迦形如牛角

斗姓莫迦邏形如人拓石祭如井　牛屬梵天姓梵

嵐摩形如牛頭祭如參　女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

耶尼形如心祭以鳥肉　虛姓同翼形如鳥祭用烏

豆汁　危姓單羅尼形如參一曰心祭以粳米　室屬

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閟浮都迦祭用血　壁姓陁難

閣　奎姓阿瑟吒祭用酪　婁屬乾闥婆天姓阿含

婆形如馬頭祭用大麥　胃姓馱伽毗形如鼎足亢

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　軫宿生人七步無蚍　角宿生人好嘲戲　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事不成虛角一有事字勝

一千六百剎那為一迦那倍六十名橫呼律多倍三十日為一日夜　夜义口煙為慧

龍王身光曰憂流迦此言天狗

魏明帝始造白馬寺寺中懸幡影入內帝怪問左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烏仗那國有佛跡隨人身福壽量有長短

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北天健馱羅國有大窣堵波佛懸記七燒七立佛方城玄奘言城壞已三年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菩薩身沒佛法亦盡隋末已沒過胸臆矣

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

此樹滅佛法亦滅

北朝時徐州角城縣之北僧尼著白布法服時有青布袈裟者

波斯屬國有阿奢茶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音佛於此聽比丘著函縛屣函縛此言靴也

寧王憲寢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一療憲稍瘳上悅特賜崇一緋袍魚袋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表

魏使陸操至梁梁王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殷炅宣旨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著菩薩衣北面太子已下皆菩薩衣侍衛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廂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為魏主魏相髙并南北二境士女禮佛訖臺使其羣臣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旁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

此是尸頭專記人罪𩚦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

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劫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

瑕丘市易皆化為金錢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一曰法師寶誌國祚且言把粟與雞換

朱朱蓋爾朱也

有趙法和請占誌公曰大箭不須羽東箱屋急手作法

和尋喪父

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叩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内使人擊之其聲杳絶却令歸本寺叩之聲如故土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乗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又言那蘭陁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於庭樹

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絶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别妻子博陵王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筯一雙萬迴忽下階擲其匙筯於堂屋上掉臂而

去一家謂為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筯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蠱遺讖於人家經月乃密籍之博陵微萬迴則滅族矣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常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揑泥龍五六當溜水

作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

玄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瑩滑遊激一曰擊窣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取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又邛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不

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為受戒説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来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晃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瞋則雨至

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

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

荆州貞元初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伍百塗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伍百從前非慝也伍百驚而自悔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

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惟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吴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安國寺僧熟地常燒木佛往往與人語頗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測

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於殿内造佛氏有玉像焉及

長閑覲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為天子

酉陽雜俎卷三

酉陽雜俎卷四

唐 段成式 撰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為人録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埋

之八年化為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東偶狐狸

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為傖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

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

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

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爾若

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絶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嚂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即取呵嚂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嚂部落用之射摩既斬呵嚂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縁絶矣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氊為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

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黄目緑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西屠俗染齒令黑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為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其骨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掊沙自處但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為用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即

變成酒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

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

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

大蹇鼻黄髮緑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文夫婦人俱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一曰千一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為池取魚以作食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猿形絶長大常暴雨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鍼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

千人齋絲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昆吾國累墼為丘象浮屠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葬為至孝集大氈居中懸衣服綵繒哭祀之

龜兹國元日闘牛馬駝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减耗繁息也　婆羅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為戲　焉耆國

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　四月十五日遊林　五月五日彌勒下生　七月七日祀先祖　九月九日牀撤　十月十日王為厭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　十月十四日作樂至歲窮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瓦石東西棒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蘇都識匿國有夜义城城舊有野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口其窟不知深淺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戸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民為識耳亦曰馬留

峽中俗夷風不改武寧蠻好著芒心接䍦名曰苧綏嘗

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盤瓠初死置於樹以笄刺其下其後為象臨

林邑國有鴈翅泊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烏秅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於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鄯善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田行人所經

牛馬皆布氈卧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

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王子年拾遺言晉武時因墀國使言東方有解形之民能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山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山悉是黑漆匙筯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蟇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

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才深尺餘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絶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絶翌日拜相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頗易一曰輿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禍兆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衛

忽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冢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

姜楚公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

蕭澥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作樂忽暴雷霹靂竿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雷霹日澥死

物革

諮議朱景𤣥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𤣥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鱠縠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嚮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

風雨雷震一聲鱠悉化為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黃魚池氷作花如纈

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為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為蓮

酉陽雜俎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酉陽雜俎卷五

唐 段成式 撰

詭習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

至使院造判官曽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曽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逺而来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遂詣曽所居懐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鸖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曽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

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笋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

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内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覩之

怪術

大歷中荆州有術士從南来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

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抃瓦盍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欱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

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别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絶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絶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筇杖

也血乃酒耳又甞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閑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菓鄰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

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笻杖子子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陜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盖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陜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為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虛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譽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

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昝老若在何處遂迎昝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飰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飰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尸漸低蛇𧏙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潛在荆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為

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覔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

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

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

於壁酌酒滿盃飲之酒無遺滴逡廵畫婦人面赤半

日許可盡濕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韓佽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

見黄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

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

日將攻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於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𣪺曽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道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𣪺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

鬚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

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效也

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

寳歴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子弟皆丈

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

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

於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較遲恨較遲

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展數節可成器又有人能翻葫蘆曰翻葫蘆易於翻鞠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鼠不食穀以塞堗百鼠種絶

雍益堅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説擲骰子咒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采隨呼而成

雲安井自大江泝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檝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泝沿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攷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為老人應召而至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為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勑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師廣濟

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絶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玄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為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為文數

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脱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敎導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蔌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

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為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初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朔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

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顔子也至開元末裴寛為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寛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欵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寛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大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

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云請

為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責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卷五